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三魚堂文集卷二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胡念祖

集部七

三魚堂文集　別集類六　國朝

提要

臣等謹案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共十八卷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有松陽講義諸書皆別著錄是集為其門人侯銓所編凡雜著四卷書一卷尺牘二卷序二卷記一卷墓表誌銘壙

記傳共一卷祝文祭文共一卷外集六卷則
裒其奏議條陳表策申請公移而終之以詩
行狀之類併附録焉目録末原有其從子禮
徵跋言隴其生平不屑為詩古文詞尤以濫
刻文字為戒故易簀時篋中無遺稿至康熙
辛巳禮徵乃旁搜廣輯彙成是編而屬銓分
類編次之蓋隴其没後九年此集乃出也其
文既非隴其所手定則其中或有未定之稿

與夫偶然涉筆不欲自存者均未可知然隴其學問深醇操履純正即率爾操觚之作其不合於道者固已鮮矣惟是隴其一生篤學非徒以講明心性為一室之坐談其兩為縣尹一任諫官政績皆卓卓可紀蓋體用兼優之學而銓等乃以奏議公牘確然見諸行事者别為外集夫詩歌非隴其所長别之外集可也至於聖賢之道本末同原心法治法理

歸一貫周禮惟述職官尚書皆陳政事周公孔子初不以是爲麤迹即黄榦編朱子集亦未嘗薄視論政之文揮而外之銓乃徒知以太極論冠篇而轉以經世之學視爲末務尊空言而薄實政是豈隴其之旨乎此本久行於世今亦姑仍原刻録之其編次之謬陋則不可以不辨焉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三魚堂文集卷一

贈內閣學士陸隴其撰

雜著

太極論

論太極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而在乎明人身之太極明人身之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矣先儒之論太極所以必從陰陽五行天地生物之初言之者惟恐人

不知此理之原故遡其始而言之使知此理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學者徒見先儒之言陰陽言五行言天地萬物廣大精微而不從我身切實求之則豈前人示人之意哉夫太極者萬理之總名也在天則為命在人則為性在天則為元亨利貞在人則為仁義禮智以其有條而不紊則謂之理以其為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謂之中以其真實無妄則謂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

至善以其至極而無以加則謂之太極名異而實同也學者誠有志乎太極惟于日用之閒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事之悖乎理不使一言一動之踰乎理斯太極存焉矣其寂然不動是即太極之陰靜也感而遂通是即太極之陽動也感而復寂寂而復感是即太極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寂然之中而感通之理已具感通之際而寂然之體常在是即太極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閒也分而為五常發而為五事

布而為五倫是即太極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以之處家則家齊以之處國則國治以之處天下則天下平是即太極之成男成女而萬物化生也合吾身之萬念萬事而無一非理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即吾身之一念一事而無之非理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越乎日用常行之中而卓然超絶乎流俗是太極之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若是者豈必遠而求之天地萬物而太極之全體已備於吾身矣由是以觀天

地則太極之在天地亦若是而已由是以觀萬物則太極之在萬物亦若是而已天地萬物浩浩茫茫測之不見其端窮之莫究其量而莫非是理之發見也莫非是理之流行也莫非是理之循環而不窮也高明博厚不同而是理無不同也飛潛動植有異而是理無異也是理散于萬物而萃于吾身原于天地而賦于吾身是故善言太極者求之遠不若求之近求之虛而難據不若求之實而可循故周子太極圖說雖從陰陽五行言之

而終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立人極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又恐聖人之立極非學者可驟及也而繼之曰君子修之吉修之為言擇善固執之謂也而朱子解之又推本於敬以為能敬然後能静虚動直而太極在我嗚呼至矣先儒之言雖窮高極深而推其旨不過欲人修其身以治天下國家焉耳學者慎無驚太極之名而不知近求之身也

理氣論

理氣之辨不難乎明萬殊之理氣而難乎明一本之理氣一本之在人心者易見一本之在天地者難知自昔辨理氣者多在于分合先後之間言其合則以分者為支離言其分則以合者為混淆言有先後則不見其合一之妙言無先後則又不見其本末之序此理氣之說所以紛紛不一也然觀朱子曰理不離乎氣亦不離乎氣則可無疑其分合矣又曰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須說先有是理則又可無疑其先後矣

惟有是理則必有理所會歸之處有氣則必有氣所統攝之處天下未有無本而能變化無方者未有無本而能流行不竭者而理氣之本果安在哉今夫盈吾身之內者皆氣也而其運於氣之內者理也在目為視在耳為聽在身為貌在口為言君令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兄友而弟恭夫婦別而朋友信理氣之萬殊者昭昭矣而其本則在心心也者是氣之精英所聚而萬理之原也故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此其為一本昜明矣若夫理氣之在天地者人得之為人物得之為物日月以之明星辰以之運山以之峙川以之流鳶以之飛魚以之躍其萬殊者固亦昭昭矣而其本果安在哉嘗試以先儒之言推之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又曰天地普萬物而無心則似乎天地之為天地浩浩蕩蕩一氣鼓動而理隨之初無本之可言也然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程子亦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張子又有所謂天

地之帥而詩書言福善禍淫降祥降殃則是蒼蒼在上者明有主宰故天地者不可謂之有心又不可謂之無心此一本之在天地所以難見也執為有心則恐穿鑿附會者多而焄蒿妖誕之説且接迹於天下執為無心則恐戒謹恐懼易弛而福善禍淫之理將不信于天下然則理氣之在天地其一本者果如之何亦曰有心而無心焉耳夫人為天地所生氣以成形必有精英之聚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而謂造物之理氣散漫而無主宰

吾不信也主宰之所在一本之所在也然是主宰者無思慮無營為百物自生四時自行可感通而不可諂佞也可昭事而不可矯誣也其降鑒也出王游衍無之不在而不可穿鑿附會也是其為理氣之一本者而已莫非天地之理而此則理之所會歸也莫非天地之氣而此則氣之所統攝也一本之在人心者能與天地無二則天命之性無少虧欠而萬化之原在是矣程張之所論大易之所稱詩書之所述皆一以貫之而無殊若夫

理氣之為分為合一而二二而一不離不雜則朱子之論備矣又何所庸其紛紛之論乎

河圖洛書說

甚矣好奇者之無窮也先儒之成說不難盡更之而自逞其臆見以為不如是不足以為奇也天下見其說之奇而反疑先儒之未必盡當其惑後學豈不甚哉黃鍾之管九寸自京馬鄭蔡以及洛閩諸大儒皆有定說矣李文利者出獨主三寸九分之說欲盡廢諸儒舊法河

圖數十洛書數九自劉向父子班固以及關子明邵康節皆有定說矣劉牧者出獨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易置圖書與諸儒之說迥異其好奇逞臆豈非同一揆耶愚嘗反覆朱子河圖洛書之說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河圖以生成分陰陽洛書以奇偶分陰陽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其象其數皆昭然若白黑雖曰圖之理未嘗不可通於書書之理未嘗不可通於圖而各

有條理夫豈劉牧之所得亂哉近世儒者又有厭圖書之數繁密而不易究悉欲一切廢之謂河圖洛書雖古有之而未必如今所傳此其說尤似近理而不知其好奇逞臆更甚於劉牧劉牧之説亂圖書而圖書尚存此說行則且以圖書為假偽而凡生成奇偶内外正側之義皆屬無稽朱蔡大儒之尊信且等於漢儒之信偽泰誓其輕於立論而無忌憚何其甚也夫先聖之微言與義如三墳八索九丘之類不幸而泯滅無傳者固無

如何矣幸而如河圖洛書之僅存又欲以私意亂之不幸而無大儒為之論正則亂之者之是非難明幸而有大儒焉表章訂定是非燦然矣又惡其繁宻而欲舉而盡廢之自有此議論而凡古昔聖賢相傳之精意先儒極力闡明者皆視為一家之言學者可不必究心其流獘何所不至哉故吾以為言河圖洛書者有朱子之易學啟蒙在學者潛心而熟玩焉可矣舍是而别自為說皆不知量而侮聖人之言者也

閑詹先生太極河洛洪範諸解疑

節齋蔡氏云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隂陽之先主隂陽而言則太極在隂陽之内盖自隂陽未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其理已具自隂陽既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隂陽之中也此一條雖載性理然似未融盖隂陽無始恐說不得未生既生體用可以分先後隂陽不可以分先後也

謂中即夏至一隂始生之火正即冬至一陽始生之水

二物始生其體最靜即繫辭傳所說乾坤各有動靜乾以靜專故動直坤以靜翕故動闢乾坤專翕之理于二至之候見之故周子主靜之意不但謂中仁是靜正義是靜愚意繫辭乾坤動靜似以對待者言以對待言則乾之內自具一動靜便自具一中正仁義坤之內亦自具一動靜便亦自具一中正仁義故上經乾坤二卦皆有元亨利貞之文若以流行者言則乾動坤靜中仁乾也正義坤也又安得謂各自有動靜必欲云各有動靜

亦只當以正義為乾之靜中仁為坤之靜若二至是陰陽初動之候其動雖微不可謂非動以中正為靜仁義為動恐有未安

朱子總論曰中之為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斯説似無可疑葢以中正仁義配五行言之則中仁屬木火為陽動時即論其始生之序火本屬陰然生之者微成之者盛圖固以火為陽盛而居左矣中不得為未發之中可知若以夏至之一陰言之

此止可謂陰根陽耳亦不得謂之未發至圖說言中正仁義本注言仁義中正雖有始生運行之分而中之屬陽動則固圖之本意也

謂耦之為畫二實一虛合耦之三而為一是所謂參天也分奇之一而為一一是所謂兩地也此說似直捷然以二實一虛言之則分奇之一而為一一亦可謂之參地乎恐不如先儒天圓地方之說為妥

謂以天數五地數五之文言之則自一至十皆謂之數

可也又以五位相得言之則自一至十皆謂之位可也但本義以一二三四為四象始生之位居圖之内故以位言之六七八九為四象已成之數居圖之外故以數言之位言其生數言其成位言其始數言其終其實位亦數也數亦位也在觀者會通其故而自得之非必真有此數箇圏子寄寓于天地之間若者是位若者是數可以表著而指計也又云八卦自一至八只是卦畫已成之次第而非卦畫所生之次第此發明朱子之意至

明足為學者指南至圖卦辨疑中欲以河圖生數配陽儀四卦以河圖成數配隂儀四卦此則有所未安盖河圖以生成分隂陽今若以陽儀四卦畫配生數隂儀四卦畫配成數則陽皆配陽隂皆配隂陽生而無成隂成而不生非隂陽相生相成之道似不若仍依朱子以位與數分配

洪範一篇金仁山黄石齋二先生所考定雖各有精義然蔡傳只依古本解之亦儘明白似不必方整如後世

文字然後可也書傳雖成于九峯之手然多本之朱子蓋朱子于此篇未嘗有更定之意故蔡氏亦止依古本作註嘗竊以為諸經在朱子之時誠有不容不更定者至朱子而後不得復紛更如南巢牧野只可許湯武一行元明諸儒往往見朱子於古經不難改易而遂有自闢井疆之意此病非小故不佞平生于吳草廬諸書皆不敢輕信非信目而不信心實以防微杜漸之意不得不爾不知君子以為何如然如金黃二先生之議論則亦

不可不存於天地間似應將不宜輕改之意著于篇末庶幾有以擴學者之胷襟而不開其弊

書周易八圖說後

我友邵子子昆述其所聞於師者雖與朱子啟蒙小有出入而可相發明吾嘗怪宋儒學易言理者宗伊川言數者宗康節既莫能相一自朱子作本義作啟蒙始合而一之可謂集程邵之大成矣而黄東發猶疑先天之說易書中本無有雖朱子言之甚著明曰易有太極是

是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先天之卦畫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先天之卦位也黄氏則曰未見其確然有合觀其所著之日抄中反覆論辨直以康節爲穿鑿嗚呼道之難明而人意見之不同如此豈獨一歐陽繫詞非聖人所作哉今邵子解易圖以繫辭爲證一本朱子本義啓蒙之意其言卦變言參兩言河圖之相得有合雖小有異同而可相發明然則黄氏之直欲舉先天而廢之者誠過矣

古文尚書考

經典釋文云伏生失其本經口誦二十九篇宣帝本始中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孔疏云武帝時孔臧與安國書曰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不知其有百篇也又云史記謂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馬融鄭玄皆謂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内故并云伏生所出不復

曲别分析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為伏生先為此說不知為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房宏俱謂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得古文泰誓三篇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或者爾時重得之故于後亦據而言之

愚按據釋文則偽泰誓在二十九篇之外據孔疏則

僞泰誓在二十九篇之内大抵釋文所云二十九篇
是合書序言之孔疏則除序言之
又釋文云後漢書謂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
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
世案今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孔疏云壁内
所得孔為傳者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
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
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尚

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于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為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偽書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

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録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録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歷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

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為
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並無此
文又云逸十六篇絶無師説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
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
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註五子之歌
云避亂于洛汭註胤征云胤征臣名又註禹貢引胤征
云厥篚玄黄昭我周王又註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
又註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云征是三朡又註旅

獒云獒讀曰毫謂酋毫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良由孔註之後其書散逸傳註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至晉世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註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

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

愚案據釋文則馬鄭所註並非古文據孔疏則馬鄭所註止得古文之三十三篇大抵釋文以其未見孔傳之全故云並非古文非謂三十三篇亦非古文也又釋文于舜典仍用王肅本而孔疏則用姚方興所上本今蔡傳從孔疏

書古文尚書考後

右據陸德明之經典釋文孔穎達之書正義其言雖小

異要之則漢儒如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之徒以至晉杜元凱皆不曾見古文尚書之全又雜以偽泰誓直至東晉此書方出是以朱子亦嘗疑之謂不應伏生記得者皆難讀凡易讀者皆古文然命蔡沈作書傳卒主古文尚書又嘗謂門人輔廣曰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做底文字或是曾經修飾潤色來其難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當時人自曉得後人乃以為難曉耳則是朱子於古文尚書固終信之而不敢疑也惟書小序則斷以為

非孔子筆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又云書序不可信伏生時無之而于安國所增二十五篇梅賾姚方興所傳則固與伏生之書並尊不敢以張霸之徒例之也學者無以其晚出而疑之哉至若近世有為石經大學者有為子貢詩傳申公詩說者彼徒見古文尚書晚出得傳思僥倖欺世孰知碔砆美玉不可同日而論也張霸作尚書百兩篇欲託于孔子之百篇班固儒林傳既著其偽又為十六卷二十四篇欲以亂安國之古文固雖載

之藝文志謂之古文經後世卒無傳焉僞書果何益哉

大學答問 八條

或問春秋載夏五郭公杞子伯甲戌己丑之類疑則傳疑未嘗輒加增損論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至宋代儒者多以己意删訂經文二程改大學朱子作孝經刊誤夫程朱雖賢不能踰仲尼仲尼不敢改魯史而程朱敢改孝經大學可乎曰春秋紀事之書事不可以臆斷孝經大學言理之書理則可以類推或傳疑或

更定固各有其道也經固不可擅改而亦豈可因噎廢食乎曰漢儒校經首禁私易即禮記子貢問樂一章明知錯簡而仍其故文未嘗敢擅為移動但註於其下校經不當如是耶曰朱子何嘗不如是大學雖經更定而仍一一註其下曰舊本在某處此即漢儒之意也曰然則程朱而後諸儒之重定孝經大學者多矣亦有可取者乎曰有程朱之學則可無程朱之學則武斷而已且既經程朱更定聖賢之理如日中天矣復取而紛更之

何為耶

或問朱子於大學初以為格物只在窮理而補窮理一節於大學之首繼則又疑窮理不可為大學首功必須先涵養而後窮理又補涵養一節於大學之外東補西補不太煩乎曰是當論其補之是不是不當以補為煩也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聖門一定之程於傳所未言則補之於傳所已言而闕則補之朱子何容心乎如以朱子之補為煩則文周於羲畫之外補彖象矣

孔子於彖象之外補十翼矣是亦可以為煩乎

或問朱子言古人由小學而進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夫小學何事小子何年洒掃應對何功乃欲督之以涵養教之以持守固已異矣且持守之不足而曰持守堅定涵養之不已而曰涵養純熟信然則是大學聖功緝熙慎獨定靜切琢所難幾者而于以責之小子將見孩提神聖其說反過于直尋本體專求心學者神奇百倍而欲以過高之學歸咎他人非平

情也曰是何言歟且未論朱子之是非先問如何謂之涵養持守豈以杳冥昏默者為涵養乎豈以矯世絶俗者為持守乎若然則朱子之言誠過矣夫所謂涵養持守不越乎日用存心處事接物之間故大學有大學之涵養持守小學有小學之涵養持守貫徹于八條目之中而素習于八條目之先洒掃應對即涵養持守之所在也當洒掃應對而其心主一無適即是涵養當洒掃應對而其心終始如一即是持守事事如此時時如此

即是堅定即是純熟何不可責之小子而又何神奇之有若小子不可責之涵養持守則將使之放蕩于禮法之外乎孔子所謂孝弟謹信愛衆親仁學文者皆過高之論乎是何言歟

或問格有數義廣韻註格量也度也玉篇云格至也爾雅云來也至即來意書曰格爾衆庶故注疏訓格物云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于善深則來善物其知于惡深則來惡物若文成以格爲格正之格則本說文格正也

書曰格其非心是也文成又有格去物欲之說則本之司馬温公扞禦外物解但扞格之格與沮格之格俱音閣如學記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史記廢格事漢書太后議格唐書其議遂格皆讀作閣至若朱子解作窮至宋後為字書者如元人黄公紹輩皆迎合朱子之意而又為小變改作窮究非古義矣朱子借古義至字而加窮字後人取新義窮字而去至字何如據玉篇廣韻諸書作量度解為妥乎曰至也者即量度而至也究也

者即至之盡頭處也義本相通何得以朱子之解與陽明一例議之乎

或問王心齋語錄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其説如何曰家國天下皆物也身心意亦物也格物之本則於身心意求明德之事格物之末則于國家天下求新民之事謂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固無不可顧程子有云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此最説得周密不

教人泛求之天下之物亦不教人盡却天下之物一草一木非心一一察之然亦當觸目而識其理安得拘定且即以格物之物專就身心意家國天下言之與物有本末之物亦有綱領條目之分亦不得混而一之也至于知所先後知字尚淺在知行之前又何得扯入致知內

或問大學依古本及董蔡諸儒改本則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並非衍文缺文葢謂知本即是知至乃堯舜

不偏物之意豈不明白而直截乎曰聖賢之學本末兼該雖有先後之序而非可偏廢也如謂知本即是知之至則是一本之外更別無學以綱領言之但當知有明德而不必復講新民之方也以條目言之但當知有誠正修而不必復講齊治平之道也可乎故謂本之當先務則可謂知本而不必更求末則不可堯舜之不偏物是言治天下當以親賢為急乃是論緩急非論本末豈大學知本之謂乎朱子所以將此二句斷作衍文缺文

此是不易之論董蔡諸儒復將此二句强作不徧物之解未免稍偏然其所認為本者猶未差若陽明之復古本則不過欲借知本二字自伸其良知之說其所認為本者又非董蔡之所謂本矣自陽明而後專以知本為格物者皆不可究詰此二句關係學脉非淺顧涇陽之學于明季諸儒中為近正然作大學通考亦謂此二句非闕文衍文吾不敢附會

或問古之小學乃寫字之學非泛指小子之學也自朱

子認爲童學且急著爲書而嗣是以後如王應麟之小學紺珠馬端臨之通考焦竑之經籍考皆不以小學專屬字學是一補傳而大學本亡大學本亡而小學且與之俱亡是不可惜乎曰字學固小學也一切童子之學皆小學也是其名固並行而不相悖也故漢書藝文志所云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者此專指字學也若王制白虎通尚書大傳大戴保傅篇所云小學則泛指童子之學也從來解經者未嘗以此而廢彼安在其亡耶而

又何病乎朱子小學書也

或問自嘉靖中甬東豐坊偽作石經大學託言魏政始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刻石萬歷時户曹唐伯元上之於朝雖格不行然鄭淡泉顧涇陽諸大儒皆信其說辛近日博聞之士考而正之人始知其偽何淡泉涇陽不如今之儒者也曰豐氏偽作石經偽作子貢詩傳申公詩說前輩早已辨之不待今日也特淡泉涇陽偶未之覺耳且淡泉涇陽何可當也其學問之淵深雖時與朱

子相左亦豈俗學可及未可以其信偽石經之誤而盡
没其學謂其反不如今人也

三魚堂文集卷一

三魚堂文集卷二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雜著

學術辨上

漢唐之儒崇正學者尊孔孟而已孔孟之道尊則百家之言熄自唐以後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孔孟也於是皆託於孔孟以自行其説我曰孔孟彼亦曰孔孟而學

者遂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出而崇正闢邪然後孔孟之道復明而天下尊之自宋以來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程朱也於是又託於程朱以自行其説我曰程朱彼亦曰程朱學者又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言天理則亦言天理天理之名同而其所指則霄壤矣程朱言至善則亦言至善至善之名同而其所指則冰炭矣程朱言靜言敬則亦言靜亦言敬靜敬之名同至所以為靜敬則適越而北轅矣程朱之言有可假借者則曰程朱固

若是也有不可假借者則曰此其中年未定之論也黑白淆而雅鄭混雖有好古篤志之君子力扶正學亦止知其顯叛程朱之非至其陽尊而陰篡之者則固不得而盡絶矣葢其獘在宋元之際即有之而莫甚於明之中葉自陽明王氏倡為良知之説以禪之實而託儒之名且輯朱子晩年定論一書以明己之學與朱子未嘗異龍溪心齋近溪海門之徒從而衍之王氏之學徧天下幾以為聖人復起而古先聖賢下學上達之遺法滅

裂無餘學術壞而風俗隨之其獘也至於蕩軼禮法蔑視倫常天下之人恣雎横肆不復自安於規矩繩墨之内而百病交作於是涇陽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獘使天下學者復尋程朱之遺規向之邪説詖行爲之稍變然至於本源之際所謂陽尊而隂篡之者猶未能盡絶之也治病而不能盡絶其根則其病有時而復作故至於啟禎之際風俗愈壞禮義掃地以至於不可收拾其所從來非一日矣故愚以爲明之天下不亡於寇

盜不亡於朋黨而亡於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也今之說者猶曰陽明與程朱同師孔孟同言仁義雖意見稍異然皆聖人之徒也何必力排而深拒之乎夫使其自外于孔孟自外于仁義則天下之人皆知其非又奚待吾之辨惟其似孔孟而非孔孟似仁義而非仁義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其所以不容不辨耳或又曰陽明之流獘非陽明之過也學陽明之過耳程朱之學豈獨無流獘乎今之學程朱者未必皆

如敬軒敬齋月川之絲毫無疚也其流入于偏執固滯以至僨事者亦有矣則亦將歸罪程朱乎是又不然夫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末學之弊如源清而流濁也立教之弊如源濁而流亦濁也學程朱而偏執固滯是末學之弊也若夫陽明之所以為教則其源先已病矣是豈可徒咎末學哉

學術辨中

陽明以禪之實而託于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

所以為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為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即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即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即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為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為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

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彛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既以知覺為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者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為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為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即我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即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横

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於我何有而特以束縛於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為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為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于萬變其所見為是者果是而見為非者果非乎又況其心本以為人倫庶物初無與于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於顛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

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為禍于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獘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専以靜坐為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既偏重於靜則窮之末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為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為內而欲以心籠罩

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為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髙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為是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為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為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為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髙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為下手之地也

由是觀之則高顧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源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于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獘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趨於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為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為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為真故不賢者既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

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明也至於無生死之說則真禪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而彼之是惑乎

學術辨下

自陽明之學興從其學者流蕩放佚固有之矣亦往往有大賢君子出於其間其功業足以潤澤生民其名節足以維持風俗今曰陽明之學非正學也然則彼皆非歟若夫明之末季潰敗不振蓋氣運使然豈盡學術之

故也明之衰可以咎陽明宋之衰亦將咎程朱周之衰亦將咎孔孟乎是又不然周宋之衰孔孟程朱之道不行也明之衰陽明之道行也自嘉隆以來秉國鈞作民牧者孰非浸淫於其教者乎始也倡之於下繼也遂持之於上始也為議論為聲氣繼也遂為政事為風俗禮法於是而弛名教於是而輕政刑於是而紊僻邪詭異之行於是而生縱肆輕狂之習於是而成雖曰喪亂之故不由於此吾不信也若其間大賢君子學問雖偏而

人品卓然者則又有故蓋天下有天資之病有學術之病有天資僻而學術正者有學術僻而天資美者恒視其勝負之數以為其人之高下如柴之愚參之魯師之僻由之喭而卒為聖門高弟此以學勝其天資者也如唐之顏魯公宋之富鄭公趙清獻皆溺于神仙浮屠之說而志行端方功業顯赫為唐宋名臣此以天資勝其學術者也人見顏富諸公之志行功業則以為神仙浮屠之無損於人如此且以為諸公之得力於神仙浮屠如

此是何異見氣盛之人冐風寒而不病而謂不病之得力於風寒善飲之人多飲而惺然而謂惺然之得力於多飲豈其然乎今自陽明之教盛行天下靡然從之其天資純粹不勝其學術之僻流蕩忘返者不知凡幾矣間有卓越之士雖從其學而修身勵行不愧古人是非其學之無獘也盖其天資之美而學術不能盡蔽之亦如顔富諸公學於神仙浮屠而其人其行則非神仙浮屠之可及也是故不得因其學而棄其人亦豈可因其

人而遂不敢議其學哉且人但見顏富之品行卓犖而不知向使其不溺於異學則其所成就豈特如此而已但見明季諸儒爲王氏之學者亦有大賢君子出其間而不知向使其悉遵程朱遺法不談良知不言無善無惡不指心爲性不偏於靜坐不以一貫盡心爲入門不以物格爲知本則其造詣亦豈僅如是而已耶譬諸日月之蝕然不知其所虧之已多而但指其僅存之光以爲蝕之無傷于光豈不誤乎嗚呼正學不明人才陷溺

中人以下既汩没而不出而大賢者亦不能自盡其才可勝歎哉

恒山辨

恒山之辨紛紛不一康熙甲子秋余以書問于唐縣鄭昱鄭答云太行綿亘數千里恒山自太行分支大茂山則恒山之一峯非專指此為恒山余聞其言乃知禹貢以太行恒山並言猶之西銘本從正蒙出而言横渠之書者並稱西銘正蒙耳至大茂山之為恒山猶之乾稱

父坤稱母此二語為西銘之文而西銘之文則固非止此二語也天下山川之名有分有合大抵如斯紛紛之論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如大伾山在濬縣東南二里不與西山諸山相接則異乎恒山太行矣

滹沱河辨

按漢書地里志以滹沱為禹貢九河之徒駭蔡九峯謂滹沱不與古河相涉而取酈氏程氏之說謂九河之地已淪於海深州志載嘉靖時深州知州山陰錢梗云班

固以滹沱為徒駭未必無據禹時黄河北流西山諸水皆東注入河滹沱其一也滹沱正在大陸北不得謂與古河不相涉九河即恒山以東諸水逆河即易水逆與易音相近呼稍訛耳黄河自南而北易自北而南故曰逆河相合東行趨入直沽故曰同為逆河入于海盖直以今保定真定諸水為九河逆河皆天作之川禹特疏而合之而非分河之謂也又謂漢唐諸儒以九河在滄州南皮東光間者皆非滄州南皮東光皆在大陸正東

且濵海矣又何藉于分播耶大陸北播經有明文滹沱為北播之始易水為北播之終其説似是但如此則禹貢九河既道之文應在冀州不當在兖州矣先儒求之東光南皮之間又求之碣石之海而謂滹沱與古河不相涉豈無謂哉洪荒之事本難臆斷存之以備一説可也

黍稷辨

良耜詩曰載筐及筥其饟伊黍鄭氏箋云筐筥所以盛黍也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孔疏云少牢特牲大夫

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羮為忌日貶而用稷是為賤也賤者當食稷耳黍離詩孔疏云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出車詩云黍稷方華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稷比黍黍差為早朱子詩傳云稷似黍而小爾雅云粢稷邢疏云左傳粢食不鑿粢者稷也曲禮云稷曰明粢是也郭注今江東人呼粟為粢然則粢也稷也粟也正是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别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甚疑焉今按真

定府志有粟有黍有稷而稷下注云土人咸以飯黍為稷愚嘗合而觀之黍貴而稷賤黍早而稷晚黍大而稷小黍穗散而稷穗聚稷即粟也今俗所謂小米者稷也所謂黄米者黍也黍有粘有不粘不粘者飯黍也粘者釀酒之黍也其辨甚明自土人以飯黍為稷而黍稷粟之辨遂淆然本草已分稷與粟為二種則其相沿之訛非一日矣天啟時新城王象晉作羣芳譜近時江右張自烈作正字通亦皆指飯黍為稷甚矣俗訛之難辨也

真定府志輯於雷禮雷博物多聞一言而解先儒之惑
善哉小雅甫田疏又云春官肆師注粢六穀也則六穀
總為粢天官甸師注粢稷也惟以稷為粢者以稷是穀
之長為諸穀之總名愚按稷賤而小然為穀之長者以
其多𥻆今土人獨指粟為穀豈非亦以其為穀之長而
專此名𥻆稷之為粟更無疑矣靈壽春秋祭至聖先師
以飯黍當稷而不用粟是無穀之長也可乎又稷有別
種穗如狗尾草而味最美者謂之粱詩維穈維芑注云

穈赤粱粟芑白粱粟是也朱子鴇羽詩注亦云粱粟類也明會典載祭先師用黍稷稻粱是此粱今或以高粱當之者亦非至若齊民要術云古者以粟為黍稷粱秫之總稱而今之粟在古但稱為粱爾雅翼曰粱者黍稷之總名皆謬論矣可疑者惟朱子詩傳謂黍苗似蘆高丈餘按黍苗無高丈餘者此似指高粱為黍然高粱雖有蜀黍之名乃別是一種非粱亦非黍也意朱子仍先儒之說而未改歟

荼蓼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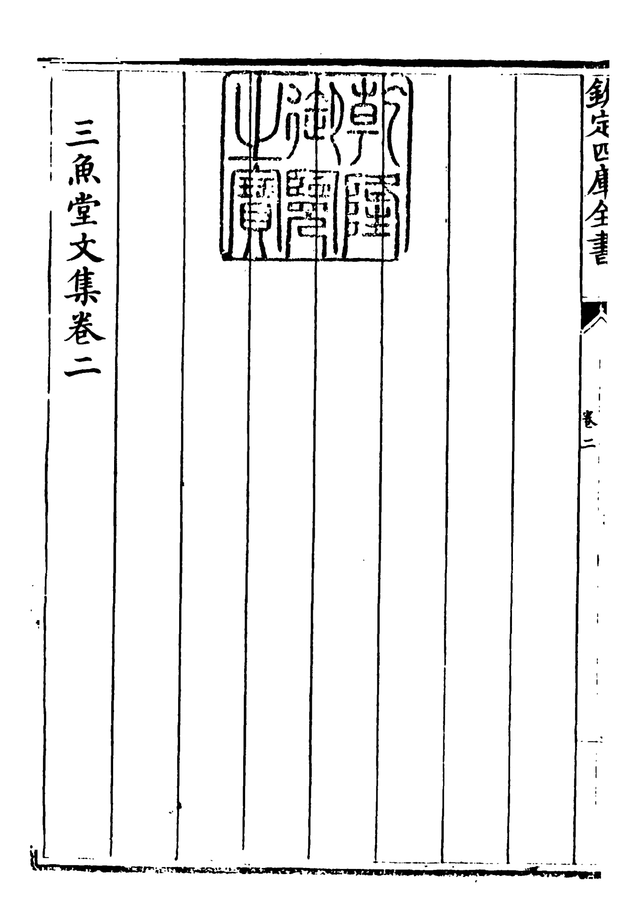
苦菜俗名曲曲菜詩謂之苦亦謂之荼按詩正義云爾雅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邶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既夕注與鄭風有女如荼箋皆云荼茅秀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也依此則邶風之荼與周頌之荼是二物而朱子邶風詩傳云荼苦菜蓼屬也詳見良耜大雅堇荼如飴傳亦云是蓼屬則邶風周頌之荼是一物又正義

周頌良耜章王肅云荼陸穢蓼水草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依此則荼與蓼是二物內則云濡豚包苦實蓼亦似是二物而朱子詩傳謂一物而有水陸之異前後儒者所見似不同愚謂草木之類有種一而臭味別者故荼與蓼一物而有水陸之異邶風之荼與周頌之荼一物而有苦菜穢草之異正義以其分者言之朱子以其合者言之非牴牾也或疑蓼亦有陸生者此則必荼之别種俗呼為蓼爾

幽閒貞靜解

周南之美后妃曰窈窕朱子以幽閒貞靜解之説者謂幽則深潛閒則安重深潛而不淺露安重而不輕佻此貞靜之德容也愚謂后妃初不自知為幽閒貞靜只是如雎鳩之摯而有别雎鳩人未嘗見其乗居而匹處四為乗兩為匹乗居則亂而不摯匹處則狎而無别不摯無别則淺露輕佻之態形焉不貞不静可知矣摯而有别自不淺露而見其幽自不輕佻而見其閒貞静可知矣

故幽閒貞靜者人之見后妃也摯而有別者后妃所自處也孟子言夫婦有別而不言摯者摯不待言也中庸言經綸大經經綸也者摯之謂也經也者有別之謂也漢儒所云雎然有思者摯之謂也所謂粲然有文者有別之謂也然則周南所以為王化之基者無他亦曰摯而有別而已



三魚堂文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三魚堂文集卷三

詳校官左中允臣璚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胡念祖

三魚堂文集卷三

贈內閣學士陸隴其撰

雜著

貢助徹論

論者疑帝王之道同條共貫而若貢若助若徹何以異名五十七十百畝何以殊制且殷周之天下猶是夏后之天下殷周之民人猶是夏后之民人度田非加益而

計民非加少夏田五十而殷周過之其何以給況疆理有定制溝洫有定域自五十而變為七十自七十而變為百畝必將移易其阡陌變更其川澮然後可以舉天下之田盡合新王之制其為騷擾不已甚歟求其說而不得於是有謂夏之民樸故費少而田少殷周之民漸文故費多而田亦多然先王量入為出未聞量出為入也有謂夏之世洞洚方平可墾之田少故授田不得不少殷周之世狉獉既遠可墾之田多故授田不得不多

然六府既修之後不應多未墾之田徹田爲糧之日未聞盡開荒之土也有謂殷之七十猶是夏之五十周之百畝猶是殷之七十尺度有修短而畎畝無增減然井疆既悉由舊何必虛張其數以眩民耳目也或曰百畝之制兼萊田而言之五十七十去萊田而言之或曰夏之田一井十八夫受之殷之田一井十二夫受之考之傳記亦未有明據噫是皆不達夫立法之意而各以其意附會之者也夫地有廣狹民有衆寡勢有便否先王

所不能强而同也必欲舉一世之田而盡為五十盡為七十盡為百畝則必有格而不通必欲於一日之内易五十為七十易七十為百畝又必扞而難行三代創制必不其然然則果如之何曰先王之法亦因其土地之所宜時勢之所易而其有不便者則固不必盡以吾法繩之也夏之五十殷之七十周之百畝特言其大略如此而豈必當日之天下較若畫一耶立法以垂後者所以明一王之大典也審勢以合宜者所以順天下之大情

也以法權勢而以勢權法是故可改者改之而不嫌其異可易者易之而不虞其擾可增者增之而不憂其不給噫此立法之意也而紛紛之說可以不作矣然則何以知之曰考之周而知之周之世固以徹為法也而當時侯國有疆以周索者有疆以戎索者可見先王未嘗為一切之法强天下而同之也不然不顧土宜不揆時勢而惟一切之法是為則是王莽之周官安石之新法以私意罔民者耳豈先王取民之制乎

始經界論

古今聖賢為政者多矣曷必以經界為始哉奚獨於滕必始於經界哉吾知孟子之言度當日之時當日之勢而言之非謂凡有國者皆當如是也葢戰國之時與春秋異滕之勢與齊梁異春秋之時經界固未嘗亂也雖稅畝邱甲已非先王之舊然但擴其什一之制未嘗易其溝塗之位但因田以加賦未嘗因賦以壞田則行仁政者自不必以經界為急也至戰國而經界盡壞矣自周

興至於七國歷歲彌遠其制固不能不就湮且當時諸
侯皆擴土數圻地大則統攝為難而奸弊易起而一時
富强之臣又爭言盡地利之説以阡陌為無益而盡闢
之於是先王溝塗封植之制不可復問矣世之君子
雖有志於仁政將何所憑乎是故經界之在春秋與在
戰國其緩急固不得不異也然其在齊梁猶緩而在滕
獨急者何故齊梁之國方且窮兵黷武方且嚴刑重斂
今日出師明日略地使人曾不得聚廬而處焉徭賦煩

興丁男轉運使人曾不得粒食而飽焉嚴其文網峻其法令使人曾不得手足而措焉民方困憊而無如何也何暇議先王之邱甸哉且當政殘吏酷之世而欲易其疆壟變其溝洫舉百年湮没之制一朝釐定之國必大擾是故其所急者在寬刑斂戢兵戈以與民休息而經界之説且以為後圖何者虐政未去則仁政未可舉也若滕則彈丸耳其疆理易考也其山川易悉也其原隰易甸也無攻城略地之擾無頭會箕斂之苦無踊貴屨

賤之酷雖悉索敝賦以供强鄰國且駸駸乎有不虞之憂而幸而無事則修廢舉墜固易易也然則清經界以為仁政之始其時當為其勢可為固莫如滕矣此孟子所以斷然以是為始歟或曰經界之始獨滕為然然則齊梁之國經界壞極矣使必待刑清政簡國內無事然後可定則當其未定之先民之困於古制之湮者不知凡幾矣夫去患者必先其甚其甚者既去而後其他可得而去也故非謂齊梁之國經界可緩而寬刑斂息兵

戈正所以徐為經界之計耳使徒知經界之為急而不察其時勢驟舉而行之其不至病於民者幾何吾故曰孟子之言就滕言之而非謂凡有國者皆當如是也後世如宇文融之括田王安石之方田亦自附于孟子經界之意然以開元天寶之荒淫熙寧元豐之紛擾不知清其原本乃欲就民間土田較其毫釐分寸徒使奸民猾吏借以成私而不可究詰豈非不達於時勢之故耶後之君子有志於仁政而欲行聖賢所言者其必審於

時勢也哉

泰伯三讓論

說者曰伯之讓讓周也太王有立季歷之心伯知之而逃遂使季之後終有天下是為以天下讓嗚呼是未甞深原乎古人之事而猥以己意揣測之者也夫使太王果有立季歷之心則亦何足為太王廢長立幼此晉獻齊景之所為而謂太王為之乎即曰季歷生昌有聖德使泰伯嗣位昌為之佐可矣豈遂以是廢長幼之倫哉

且如太王果欲立季則是非正也邪也伯探其父之邪志而成之可謂至德乎然則其爲讓柰何曰伯非讓周也太王之欲立季歴在伯既去之後不在伯未去之前也季歴之天下因伯之讓而有而伯之讓不爲季歴也伯非讓周也讓商也讓商也者太伯有翦商之志而伯不從而周不遽王商不遽亡是之謂以天下讓云爾考之周史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繼而武丁中興六十年商道方隆太王何自有翦商之志泰伯又何自以天下

讓曰是不然武丁之中興泰伯之讓成之也使泰伯不讓則武丁不中興何則史稱小乙之世商道寖衰是時六七作之賢聖已逺而恭默思道之君猶在民間商之不絶如綫而周以積功累仁之後加之以太王之英明綱紀益修德澤益廣國勢益强天下歸太王於小乙之世猶其歸文王於辛受之世也而泰伯又以明聖顯懿之資佐乎其後使太王主之泰伯從之商之不祀豈待孟津之會哉泰伯知其勢之不可止也是故以身去之

泰伯去而太王以遲暮之年王季又當儲位初定之日勢不能以及遠然後天下之歸周者稍衰商之勢得以稍安而徐俟夫賢聖之君出而振興之此泰伯之志也故武丁之興泰伯成之也葢泰伯之志猶之文王文王之權在巳故率六州以事之而直行其臣節泰伯之權在父故逃荆蠻以避之而曲遂其忠貞文王不幸而遇紂故六州之事不得不變為牧野之師而名以相形而愈著泰伯幸而終遇武丁故荆蠻之逃止見為家庭之

變而名遂相泯而不彰要之兩聖人之德則一而已矣噫泰伯所以為讓者如此泰伯之讓所以為至德者如此夫子懼天下之民不知稱也故表而出之而後世乃曰讓周也非讓商也則是泰伯之讓與魯隱宋宣子臧季札之徒無異也夫魯隱宋宣子臧季札之徒春秋譏其啟亂矣泰伯之讓而如是也夫子肯謂之至德耶甚矣其不深原乎古人之事而猥以已意揣測之也雖然以泰伯為讓商是矣以太王為翦商無乃非人臣之義

乎曰不然秦伯守天下之大經者也太王通天下之大權者也太王翦商之志猶武王誓師之志泰伯讓商之心猶夷齊叩馬之心故知武王與夷齊之無異者則知太王與泰伯之無異不然以太王之明豈不知泰伯之志以泰伯之德豈不足以感動乎太王而乃父子相戾若是也哉

衛公子荊善居室論

夫為人臣者以尊主庇民為善不聞其以保家守位為

善以扶危定傾爲善不聞其以寡取節用爲善使荆也
上之能佐其君復康叔武公之舊翼戴王室比隆豐鎬
次之足國强兵招攜懐逺號令諸侯擬跡桓文下之修
守備睦强鄰有保境息民之功使天下稱之曰衛有人
焉是爲善耳區區居室何足道哉而荆也不然荆之時
非無事之時也内則君荒於上臣佞於下外則齊晉交
逼國無寧歳荆也沈默其間無所建明直諫則不如史
魚先機則不如蘧瑗推賢讓能不如公叔發攻城野戰

斬將搴旗不如王孫賈應對賓客善事鬼神不如孔圉祝鮀衛之不亡者數人之力而荆無與焉齊豹之亂為公駸乘矢集於肩此亦計窮勢極不能自免故就傷耳原其所由與仇牧荀息異矣乃僅節嗇於家室之間為持盈保滿之計若荆者可謂不墜其室矣善則未也彼季札之衛而稱為君子蓋其謙退守節適與札相類故咄咄歎賞以為賢耳豈至論哉乃夫子亦振振焉稱之何居噫此夫子之不得已也春秋之大夫驕侈極矣魯

三桓鄭七穆齊田鮑晉趙魏衛孫甯之徒紛紛以豪富相尚無有紀極大者竊國小者僭擬其禍皆始於貪冒之無已務富其室而不恤其他曩令盡如荊之循序有節不凌上不踰分何至横溢如此之極哉是故有臺門旅樹之侈也而後見守節之可貴有肆夏八佾之僭也而後見循分之可嘉有爭田重幣買環請帶之貪也而後見寡欲之不易素絲退食之風渺而有不貪為寶者即以為良臣赤舄几几之度遥而有不侵其上者即以

為名卿夙夜匪懈之節希而有不縱其欲者即以為碩彥夫子之取荆也猶之作春秋而美齊桓晉文云耳猶之論仁而取管仲云耳而或者謂仲虺之稱湯曰不殖貨利此與荆之不瀆於貨何異謂夫子不得已而取荆豈虺亦不得已而取湯耶是又不然不殖貨利之心充之則可以保四海守之則僅及乎一室荆守之而湯則充之者也使湯無以充之而區區守不殖之心亦烏能彰信兆民而表正萬邦也哉然則季文子之妾不衣帛

馬不食粟晏平仲之豚肩不掩豆其儉節過於荆矣夫子欲風有位不取彼而取此何哉曰聖人之論中而已矣二子之行非中也世雖多詐偽而尾生之信不可取世雖多爭奪而宋宣魯隱之讓不可取世雖多奢侈而文子平仲之儉不可取聖人之慮天下亦詳矣嗚呼以此為訓後世猶有不食兄禄如田仲子脱粟布被如公孫弘者猶有親執牙籌如王戎紫絲步幛赤石脂塗壁如王愷石崇者

原壤論

論語原壤夷俟集註謂壤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愚謂壤爲老氏之流信矣而非墨守老氏者也使其墨守老氏則將跳梁倔强如接輿荷蕢之不可羈絆夫子豈得而折辱之耶夫子可以折辱之則知其尚有可教之機而非墨守老氏者矣何則壤乃夫子故人夫子必嘗習與之言壤亦必聞夫子之道而慕之夫子之道足容重手容恭正其衣冠尊其瞻視禮樂不可斯須

去身此必壞之所素知豈惟素知必嘗歎其與老氏之教如雅鄭朱紫之不同亦必嘗於夫子之前强爲恭敬顧其放蕩之習浹乎肌膚藏乎骨髓雖暫息乎矜持之際而卒然之間不覺其發露是夫子所深惜也方其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若爲弗聞也者而過之是其狂方熾之時未可教訓至此則漸漬乎洙泗之風稍知有禮義矣乘其舊疾之發藥而瘳之此與鳴鼓之攻同一剛克之意故曰壤非墨守老氏者也可惜者其終不能改耳

使其因夫子之教而克改則當在七十子之列而史記家語弟子傳中皆不見有壞論語自叩脛之後亦不復見壞則其終身自棄乍明乍闇乍恭乍肆禮義不能勝其氣稟學問不能勝其私欲可知親炙於高山景行而卒不免陷溺如壤者豈不可哀也哉公伯寮季氏之黨愬子路沮夫子子服所欲肆諸市朝者也而自漢以後皆列在七十子內意其必悔過自新服膺聖教故能如此冉求聚斂宰予短喪卒成賢者皆此類也惜壤之不

能如寮如求如予耳人之賢愚何常之有茍能自奮則
雖得罪名教如公伯寮不難登堂入室而況不至如寮
者乎不能自奮則雖親受聖人之提撕警覺如原壤者
亦終於汨沒而況拾其糟粕得其影響者乎然而為壤
者常多為寮者常少甚矣克己之難而變化氣質非賢
者不能也然則夫子之叩果無益乎是又不然曩非夫
子深責壤則箕倨佻達之徒將滿天下無復忌憚自壤
脛一叩而萬世知夷俟之不齒其為世教之防維大矣

且壤雖不得列於七十子而一叩之後不至愈甚猶未如稽阮之猖狂孰謂聖人之教無益哉

衛輒論

正名章朱子論之詳矣語類中有一條問胡氏之說只是論孔子為政正名事理合如此設若衛君用孔子孔子既為之臣而為政則此說亦可通否朱子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孔子須先與斷約如此方與他做以姚崇猶先以十事與明皇約

然後爲之相而況孔子乎若輒不能然則孔子決不爲之臣矣此一條答待子爲政之旨已十分明白若如王陽明所云令子迎其父父讓其子而不居仍令輒得國焉即留養其父於宮中盡父子之禮如後世太上皇之類此正是世俗之見未嘗以義理事勢深揆之也當年蒯聵得罪於父若使父沒而晏然歸國受其子之養是匡章之所大不忍也而謂孔子肯教蒯聵爲之乎蒯聵既義不可歸國而輒可安於其位乎此以義理揆之而

有不可也且當時南子尚在蒯聵歸國不知何面目以見南子能保其不相殘乎況以蒯聵之暴戾使其歸國肯袖手讓其子乎萬一蒯聵不讓國人不服衛國之亂未有艾也此以事勢揆之而有不可也故為輒計者惟有奉公子郢而立之斯為求仁得仁孟子論瞽瞍殺人事正是如此集註取胡氏之説恐未可謂誤也

靈壽志論二十條

泮宫修而魯頌作學舍鞠為園蔬博士倚席不講而漢

道衰學宫之關係豈不重哉自明季以來有司困於掣肘習於因循求如文翁興學於蜀常衮興學於閩葢難言之而地方士大夫率多自急其私雕牆峻宇經營家室惟恐其不華且固而於出身之地曾莫顧而問焉宜其日敝哉興起之責吏於其土與生於其鄉者均無膜外視焉可矣右論學宫

從祀諸賢經累朝論定殆無遺議惟嘉靖九年增入陸象山九淵萬歷十二年增入陳白沙獻章王陽明守仁

三先生雖皆一時賢者然學近於禪與孔門之旨不免逕楹學者取其長而去其短庶幾為善學三先生者至漢儒鄭康成歷代從祀嘉靖九年以其學未純改祀於鄉然其所注詩禮現今行世程朱大儒亦多採其言恐不當與何休王肅輩同置門墻之外若以其小疵而棄之則孔門弟子亦有不能無疵者豈可以一眚掩大德乎

右論從祀

余讀安州志言祀事之失嚴敬曰壇壝廟宇宿莽積塵

神主龕籠傾欹破毀几案皆鳥鼠之迹庭除有人畜之糞及祭祀届期齋戒視爲虚文執事何嘗告戒拂拭者獨膩重重滌濯者污垢斑斑葅醢不問生熟犧粢未知精潔帶泥連草之菁芹含蛀蒙塵之棗栗凡百供陳盡託僕隸師生不躬親有司不省視嗚呼今天下如此者多矣豈獨安州哉魯秉周禮禘自既灌而後夫子猶不欲觀而况如今日乎知禮君子其知畏敬哉其知畏敬哉

又論

署者出政之地也自居之者以傳舍視之而署乃多廢彼前賢之一日必葺館信宿必掃地者獨何謂乎盖不以傳舍視官者斯不以傳舍視署然則當民窮財盡之際則如之何曰如衛文公之務財勸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而後楚邱作焉斯善矣右論公署

國家以科目取士原非謂所取者盡賢也意其中或有賢者耳宋太宗謂豈敢望拔十得五得一二足矣士之列於科目者思太宗之言豈不當汗出發背也哉前輩

特由此以進身而所重初不在此也學者不可不知 右論科目

分野之說賈公彥謂古者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僧一行謂是山河之首尾與雲漢之升降相應論者往往疑其不同余以為二說一也賈公彥言其流僧一行推其源而已惟山河與雲漢旁之列宿相應故歲星在其地則受封雖千百世皆如是占可也 右論分野

地丁之額不過一時所定自當視民力為上下故禹貢

賦法有上上錯者有下上上錯者有下中三錯者未嘗以一定之額責之民也以一定之額責之民此孟子所謂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者也豈經久可行之道哉余考各州縣折徵糧之法輕重懸殊求其所以然之故盖因萬歷九年丈量是時江陵當國政尚嚴切有司不敢缺額故各以其原額之糧派於所丈之地地寛者糧輕地窄者糧重如元氏縣上地每三畝六分七釐四毫折徵糧地一畝至下下地則每十一畝折徵糧地一

畝以靈壽較之不啻倍蓰則拘於額之故也又考明會典戸口之數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戸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有奇人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有奇弘治四年天下戸九百一十一萬三千四百有奇人口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有奇以弘治全盛之世而其戸口反減於洪武豈非當時軫恤民隱舉疲癃殘疾鰥寡孤獨盡去之所以額賦驟減如此至萬歷六年天下戸口又復與洪武相等由此言之不缺額者莫如萬歷

之世也而言明祚之衰必始萬歷缺額多者莫如弘治之世也而言明祚之盛者必首弘治左氏傳稱尹鐸損晉陽户數而趙氏世頼之其弘治之謂歟損額之利孰與增額甚矣額之當因時隨地而不可必取盈也國初定鼎懲明之覆轍荒糧逃丁不惜豁免民力稍甦矣然煢獨之未得上聞者猶不乏也自承平以來有司謹守原額如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鵠形鵠面之人呼天搶地無所告訴甚則人已亡而不肯刪除子初生而責其

當差溝中之瘠猶是冊上之丁黃口之兒已入追呼之籍苟無缺額而已遑恤其他嗚呼額之厲民一至是哉司收者誠三思於禹貢之錯法尹鐸之保障顧爲弘治之盛而勿學萬歷之獘視其時與地而上下焉吾民其庶幾乎右論當丁

學者多言井田然觀周禮載師之士田賈田皆不用井法而左氏傳載楚蔿掩定土田自度山林至井衍沃有九等之殊是一國之地有井有不井也祝鮀言魯衛晋

之始封有疆以周索疆以戎索之異是天下之國有井有不井也孟子所謂野九一國中什一者恐亦就滕之地勢言之耳余觀靈壽地形高下不齊肥瘠各殊其在三代以前亦所謂疆以戎索者耶隨其土宜定其經界斯善言井地者哉至若徵斂之法近代大率多本唐之租庸調及兩稅元史言元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倣唐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倣唐兩稅也今州縣或分地丁為二即租庸調法或合地

丁為一而總派於地即兩稅法二法各有利弊去弊就利亦存乎其人焉右論賦稅

差役僱役各有利弊傳承問有疏言差役之善僱役之不善至詳悉矣然良民之畏役已久惟游惰之民樂于為之欲禁樂者之不為而驅畏者使為之此勢之至難也此法行勢必良民陰僱游惰之民在官以為差役在民則仍僱役特官僱與民僱殊而游惰之民充役則一且官僱則有定額民僱則誅求無已其或犯法究及僱

者利則歸於游惰害則及於良民其為獘更無窮此熙寧元祐大臣所以各持一見而不能定論治者止可因其獘之最甚而稍通融之難以一槩論也周禮有轉移執事之游民僱役之法恐不待後世而始有大抵治之得失在官不在吏官誠賢則雖僱役亦足以為治官誠不賢則雖差役亦足以生奸讀此疏者知僱役之害而謹防之可矣若欲舉其法而盡變之亦未易言也至疏中云原設工食除冗役扣解充餉而所留者仍給見役

此亦可商令賦役書所載各項工食皆民之傕役錢也如役當留則此工食固應給役役不當留則此工食應還之民或即以補現役之不足者若扣解充餉是朝廷既役民而又得其錢也可乎先生一時之言未慮及此敢僭論之所以推廣先生憂民之心也右論役法

馬從聘有摘陳漕政一疏内云今日治河之病原自有在而黄堌之塞止不與焉夫黄河善淤其來遠矣故沿河州縣俱設有淺夫原為挑河而設如夏鎮額夫一千

二百五十四名徐州額夫三千五百一十六名邳州額夫八百三十五名雖他處夫數不同總之計道里遠近以為多寡自足供一處挑河之用使當水落灘見之時即率前項夫役於灘淺所在逐段挑深俟伏秋水至衝刷一空黃雖善淤安得數十年間河身遂高與城齊也惟是前此治河者創為束水滌沙之説歲增長隄若干丈歲築埽壩若干處即謂治河得善策矣而不知此朝三暮四之術也所謂束水滌沙者果遂能滌之以歸于

海乎無論旋滌於此復停於彼且河水暴發併前隄壩盡化而為河身矣此與載土實河者何異安得不日高也蓋由河官以挑淺則用力勞而無可見之績築隄則取效速而有可紀之功所以相率日習於非而不自知覺耳如蒙敕下總河大臣督行各管河官除水漲冰凝之候即率各處之淺夫挑各處之河道總河但時加稽查勿令虛曠則河道不日深通而壅徙之為患者臣不信也蓋公議治河不滿於潘公以水刷沙之論云　右論河漕

余聞之太行綿亘數千里傍真定諸縣之山大抵皆太行也今志列之曰某山某山者猶江漢之分為沱潛河濟之分為灉沮也好奇之士見其一峯一嶺往往驚駭而嗟異之而況觀太行之全勢者乎滹沱慈水皆穿太行而入海在靈壽者特其上流耳觀山川者其毋囿於一隅哉右論山川

古蹟信而有徵斯足貴焉如漢世祖滹沱冰合之事談者皆言在饒陽南而靈壽又有忽凍村兵行間道亦或有

之然不可考矣疑則傳疑可也萬歷中知縣周官立碑於河上大書特書曰光武冰堅可渡處此豈春秋書夏五郭公之意哉至若寧晉志云邑有名勝可以登眺游覽以云雅致韻事則得矣然往往有一邱一壑之奇一峯一石之美一亭一臺之異一水一碑之佳而賔客絡繹上司往來供億費煩地方受累甚至驛道之募棲士女之樂遊損財誨淫廢時失業恒因之故古蹟鮮少地方一幸斯為民生利病起見固君子之言哉然果係古

蹟亦何忍聽其湮没也使好奇之士聞此言而慄然不寧勿以遊覽病民致憂時君子歸怨於古蹟則可矣右論古蹟

物生於天而成於人嘉禾必植稂莠必剪雞豚必畜虎豹必遠要使各得其所而已孔子言學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欲其廣異聞資談説已耶夫亦民生日用之物有天下國家者所當裁成輔相學士不可不知者耳不然山海經博物志不賢於三百篇哉右論物產

龍王者何其地祇之主龍者歟抑古豢龍御龍之類歟古者祈雨天神則有風伯雨師地祇則有名山大川隋唐閒祈雨初祈嶽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七日乃祈社稷及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又七日乃祈宗廟及古帝王有神祠者又七日乃修雩祈神州宋興始有五龍廟及九龍堂之祈蓋龍神之祀於古無聞有之自宋始也至廟貌冕服擬於王者特世俗從二氏之說耳

右論龍王

藝文志上自郊廟得失下至閭閻疾苦無所不録惟歎老嗟貧誇多鬬靡嘲風弄月之辭則無取焉韓退之文號起衰然感二鳥賦上宰相書皆其少年作君子恥之司馬相如上林子虛載在漢史然黄東發謂文所以載理豈有不關義理而可言文張幹臣先生有言後生學李白詩何用如何不學好人却去學醉漢彼于藝文皆超軼絶倫猶然可鄙況尤而效之者乎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未嘗言太極然無非太極也若此類於太

極何有哉 右論藝文

世治則重孝義世亂則尚游俠太史公作史記於孝義之士未見表章而劇孟郭解之徒顧津津稱道之長輕薄之風而滋驕横之習何其陋也嗚呼此其所以為遷歟故知孝義游俠之分則可與論世可與守身矣 右論孝義

八蜡見於禮記郊特牲鄭康成註云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孔穎達疏云王肅分貓虎為二無昆蟲鄭數昆

蟲合猫虎者昆蟲不為物害亦是其功或疑昆蟲害苗不當祭似王說為優不知祭非祭昆蟲乃祭主昆蟲者也鄭孔之説何病又按古祭八蜡在十二月近代則於春秋丁祭之後葢取春祈秋報之意亦各有其義也右論

蜡祭

昌國君勲名德器前史載之詳矣余獨怪其報燕惠王書所侈陳者大呂存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而弔民誅暴不及焉豈猶未免戰國氣習歟至其語意藹然有仁

人君子之風雖儒者豈能遠過之哉右論樂毅

史稱曹武惠宋良將第一及考之史其開國元勲固自掀揭然猶有及之者至於善戢下不妄殺一人不自矜伐不冠帶不見吏平生未嘗言人過失則類非諸將之所能及矣然則謂之為宋良將第一不亦宜乎右論曹彬

玉生於山而成珪璋之用者琢磨之力也木生於山而勝棟梁之任者繩墨之功也余觀前代名臣磊磊落落於天壤間者雖地靈固殊哉亦由其發奮刻勵能自拔

於流俗也人苟能自奮何可限量耶雖洙泗洛閩無不可幾及而況樂曹諸公乎右論名臣

大學說

涇陽以為致知不必窮至事物之理也窮至事物之理乃是訓詁記誦詞章之習豈性學哉故定傳即以本末傳為致知格物傳

唱此知本性學尊經者尊此性學之經立志者立此性學之志審幾者審此性學之幾非率人入空門而何

知本說

五倫本於五性而成親義別序性之五善確有可據何必懸空說一察字涇陽不指點破何耶陽明四句宗旨辨之確矣尚取其致良知之說何歟更定大學不遵朱子以補傳為非說得鶻鶻突突沘淪於釋學其失易辨涇陽信服乎良知單排宗旨其誤難窺大學知本明明有明德修身必渾言性善乃曰善者性之實也善存而性存矣

性學説

五性合三達德乃是聖學之性異學之性中國則有告子生之謂性之性西土則有佛家作用是性之性兩性專以知覺運動者言人與物同蠢然之性也斷絶五性而三達德靡所用全向氣上發露而佛家之明心見性乃無吾性之知仁勇

白鹿洞規説

陽明提致良知驅人入禪涇陽提知本講性善亦驅人

入禪人人參性為學談性為問認性為思証性為辨

東林會約說

虛言善也認差可欲為善之旨格致工夫必在博文今日之四書五經文君子以文會友講五倫之可躬行者而已誠正修工夫必在約禮日用之作止語默禮也君子以友輔仁共勉於五倫之躬行而已不必提宗也五倫有多少當窮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錢子辰字說

錢子子辰初名樞一日有志於聖賢之學奮然曰吾惡夫向者之不聞道也因改其名曰民而請字於余且問學焉余告之曰子何以改名為哉自古聖賢豈皆生而聞道者耶盖亦有始為庸人一旦發憤而力學者矣方其未學則人聞其名而忽之賤之及其既學則人聞其名而重之敬之名不變而聞其名者變矣何以改為哉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惟恐其舊染之汚也子辰志於學而改其名是亦彈冠振衣之意也

且業已改之矣然則請改其名而仍其字可乎子辰曰吾初之名樞而字子辰也葢取北辰天樞之義今改其名而仍其字毋乃名與字不恊乎余曰何為其不恊哉夫聖人之道始乎卑極乎高始乎邇極乎逺其為道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教人用力之方不過學問思辨篤行其修于身也不過忠信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其處事而接物也不過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

已初無高遠難行之事杳冥昏默不可知之理而造其極則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是故卑者高之基也邇者遠之則也今夫天下之卑且邇者莫如民而高且遠者莫如辰子辰誠審乎民之義則守其庸言庸行循循乎規矩之中而勿躐等以進誠審乎辰之義則以聖神為必可學以參贊為不足異而勿半塗而廢始乎民終乎辰聖學備矣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則民之謂也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則辰之謂也論語曰下學而上達下

學者民之謂也上達者辰之謂也子辰勉之哉

乾隆御覽之寶

三魚堂文集卷三